

艺坛双老的“无轨电车”

□陈清泉

我进入电影界工作以后曾参加过两部戏曲片的拍摄。第一部是应云卫导演、盖叫天主演的《武松》。自幼酷爱京剧的我自然把参加这个剧组视作为一桩美差。

那天，制片柴益新通知我去导演家谈工作。在座的有联合导演俞仲英、导演助理张秀芳、摄影师沈西林、美术师刘藩。应云卫是享誉影坛的老导演，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导演了由袁牧之与陈波儿主演的《桃李劫》，以后他不仅参与了“左翼”电影的拍摄，还在抗战中活跃于大后方的舞台和影坛。这位久负盛名的影坛前辈，为人却极谦和、随便，他一开口便说“我这个人专门开‘无轨电车’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”所谓“无轨电车”，是形容他自己讲话常常是兴之所至，容易“豁边”。他向我们介绍他夫人时竟称：“这是我的老板娘”。他的自嘲与谐趣不仅引起了哄堂大笑，而且也使我去除了拘谨。

乍听之下，应云卫说话确实有点儿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”，但仔细揣摩，却有不少经验之谈。他这次谈话其实十分重要，包含了多层含义。他认为，盖叫天一辈子演了好多戏，而《武松》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的作品，盖老的许多“玩意儿”在这出戏中得到比较集中的表现，由此他得到“活武松”的赞誉。现在盖老已经七十五岁了，这次拍电影很可能是他的封箱之作，所以拍好他的这部代表作很有意义。第二，《武松》这出

戏在舞台上演了不少年，具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，我们无非做一些去粗取精

的工作，做到比较精彩地在银幕上集中表现他的“玩意儿”。第三，盖老年事已高，摄制组工作人员要根据这个特殊情况来安排工作，既要把戏拍好，又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。比如在布光、试戏时就不必惊动盖老，请他的公子小盖叫天来代劳，实拍时，各部门要全神贯注，尽可能一次成功，不要多次重拍，麻烦盖老。

应云卫的这番话，生动地表明他对盖叫天的尊重与关怀，也使我在一开始就注意自己的工作不要过多地影响盖老、麻烦盖老。

《武松》摄制筹备工作开始了。

一天后，我按通知来到东湖路盖府。这是坐落在路北一侧弄堂内的花园洋房，客厅内陈设了不少古玩，包括瓷器、铜器、玉器、漆器等等。据说盖老喜欢玩古董，他的包银不少就花在了这上面。

盖叫天身穿长袍，脚登布鞋，光头剃得雪亮，端坐在花梨木太师椅上，精神抖擞，严肃而又祥和。

在分场排戏和全剧总排之前，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和演员曾在这里听他说戏。这位在舞台上讲究“一戳一站”（戳，指的是挺立而不摇动）的表演艺术家，在生活里则要求自己“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”。我们听他说戏时，他坐在那里个把钟头，“坐如钟”的姿态一直不变。他的“精气神”挺足，声音洪亮，给大家表演某场戏的亮相动作，干净利索，姿势优美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年龄，我会把他当作五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绝对不会相信他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。

盖老在说戏时，往往会越出《武松》这出戏的范围，谈到他个人的经历以及表演经验。应云卫戏称自己讲话是开“无轨电车”，而盖老的“无轨电车”也开得异曲同工，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艺术的精华，听得我们津津有味。比如，盖叫天十分讲究“一”字。说一是“起始”，了解、把握剧中人物的个性，是第一位的事情。有了这个一，才能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事万物。欲找第一，首先须在心中“默一默”，演什么人就得“默”什么人。不好好“默”，就找不到这个“一”，找不到这个“一”，其他都不用谈。就拿武松来说，武松英



俊潇洒，高大魁梧，嫉恶如仇，不畏强暴，尊兄爱友。在心中找准了这一些，脑子里有了人物的影子，就可以再去找他的外形和动作了。这时，一举一动都是武松的——演员和角色、内心和外形合在一起了，这叫“内外合一”。

盖叫天分析说，武松爱酒，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都是他酒后所为，酒壮英雄胆嘛！因此，在表演时要在醉态上演出英雄本色。但是，武松绝不是贪杯的酒鬼，要是把武松演成酒鬼，就糟了。盖老边说边比划：“武松上了景阳冈，确实有几分醉意。”于是，盖老的脚步有些儿踉跄，但随即站稳身躯，念出“景阳冈出了猛虎，拦路伤人”这句词儿，放眼四望。盖叫天说，眼睛看东西很有讲究，应该分成“看”、“见”、“瞧”、“观”、“瞟”、“飘”、“眇”。武松上了景阳冈，打量四周环境，这叫“看”。心想这个地方够野的，老虎说不定会随时出现。他抬头向上看看天，念道“天色尚早，就此闯过冈去。”他看天的时候不能眯起眼，否则，就是天色迷朦了。这两个“看”，眼神没有惊慌、只有警觉，是审时度势、胸有成竹。不料一声虎啸，猛虎扑了过来。武松和老虎一对面，定睛望去，好啊，这个畜生来也，这叫“见”，而后眼珠一动，瞅准了老虎弱点，迎了上去。至于“观”是向远处看，所谓“远观近瞧”，“瞟”是把眼珠往左或往右，从眼梢望出去，“飘”是偷眼去看，“眇”是似看非看。打虎这场，只用“看”、“见”、“瞧”，其余的在别的戏里才用得着。听盖老这么一说，再仔细捉摸，才发现这“看”字里还真有学问哩。

在拍快活林那场戏的时候，盖老对大家说，武松醉打蒋门神，有用酒醉来迷惑对手的意思。演员一定得演成确实醉了，不能让施恩识破。被人识破就漏气了呀。施恩不明白，劝他改日再来。武松唱：“李太白吃醉酒把‘吓蛮’写上，我武松吃醉酒能把虎伤。”以古比今，安慰施恩，同时也显出英雄气概。这时，武松的几个醉步既要有几分醉意，又要把握分寸——其实他清醒着呢。这几步路，醉中有稳，要让人看着美，若真的演成个醉鬼就砸了。

那一年，盖叫天在苏州演出，从高处跳到老虎身旁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右脚一阵钻心疼痛。“我心里明白，这是扭了筋了。”剧情是武松正要和老虎恶斗，“我虽然受了伤，但不能让台下观众知道呀！武松正和老虎对峙，我向观众说对不起，我受伤了，当然会损害武松的形象。我当时手不慌、脚不乱、面不改色地将受了伤的右脚抬起，做了个金鸡独立的亮相，得个满堂彩。所以，演员演英雄，就要保证这个形象在观众心目中的完美。那一天，我如果不是那样坚持，肯定要捅个大漏子。”

盖叫天还分析过欢、笑、喜、乐这四个同类型表演的不同之处。他说，都是高兴，都是愉快，可含义不一样。高兴得都说不出来了，叫欢；抿着嘴不出声的，叫笑；快活在心头，叫喜；出声的笑，叫乐。相对的有愁、悲、气、怒等，但愁与悲不一样，怒比气程度又不同。每说一种情绪，盖叫天都佯以表演，说到高兴处，自己也乐得像孩子一样。

拍摄期间，导演俞仲英一直在现场执行，而应云卫的周围有时会聚集一些人听他开“无轨电车”。他讲过抗战时期在重庆一次演出时，有人拒演，他以情感人地让他消了气而没有中断演出。应云卫说：“为了艺术，我可以对他下跪。”他有时还会说一些与文艺界名流交往中的趣闻逸事，常常说得眉飞色舞，看似没有太多地注意拍摄现场。其实，应云卫在开“无轨电车”时，对现场的种种情况并没有置之不理，往往在开“无轨电车”时，突然一个“急刹车”，从导演椅上站起来跑到摄影机前，指出某个镜头的推拉节奏不对，应该怎样推过去，在武松做出什么动作时就要快速拉开；有时他会向盖老的表情提出修改意见，告诉盖老这是个大近景，您老面部表情要收敛一点……他好像有另一只眼睛，时刻观察着现场的一切，在看似并不关注现场的情况下，就能对现场了如指掌，而且往往抓到要害，这是应云卫的一绝。

盖老在开“无轨电车”的时候，多次谈到“默”。如同默书一样，戏也要“默”。书要默得滚瓜烂熟，戏也如此。盖老在默戏的时候都要点上一炷香，在香烟缭绕之中，“我的眼睛里就有了角色的思想、表情、动作，从一出戏的上场，直到这出戏的结束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要一一默出来。每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坚持不懈。”“在‘默’戏时，我在角色中，其他什么也不存在，这就是忘我。我在‘默’戏中和角色融合在一起了。”

以前听人说，老爷子（京剧界对盖叫天的敬称）脾气很大，发起火来简直吃不消。我们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，都能按应老的吩咐加以注意，没有引起盖老的不满。三个多月的拍摄期间，盖老居然没有发过脾气，拍摄结束后，他还在老饭店请了一次客，以表示他对摄制组人员的感谢。这是大家在应云卫的一再嘱咐下，对盖老尊重、关心、爱护，使盖老对所有的工作人员十分满意。盖老也能主动配合摄制组，并对工作人员十分体贴，形成了一种和谐合作的气氛。

应老与盖老，两位对戏曲、电影艺术作出过很大贡献的艺术家，合作得十分愉快，但只经过三年，他们就厄运缠身——一位在淮海路上被造反派挂牌游街后含冤而死，一位在西湖被斗后含恨而亡。但他们所努力浇灌的艺术之花，却经霜不凋，永留人间。 ■ 图/广 隆